张家界读山日记

梁　衡

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九日　长沙—张家界

上午六时从长沙出发，中午在常德吃饭，晚上到张家界。这是十年前才开发出来的风景区。夜宿金鞭岩宾馆，暮色微合，三面环山，房前略有一片开阔地。

四月三十日　张家界—黄石寨

晨八时，车出发到龙门，开始登山。今天看的景点是黄石寨。进山即在谷中行走，谷底铺有青石板路，倒不很费力，只是走得脚底又硬又疼。最可贵的是这石板路全部藏在密密的冷杉林中。我从未见过这样好这样多的冷杉群落。在路边休息，无论你向左右看，还是向上看，只有密扎扎的直溜溜的树干，就像谁将无数根筷子插在这里。而杉树顶上枝叶茂密，将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。我们就在这样一个阴凉湿润、绿风满谷浸衣袖的环境里一步步地登山。这时其实是看不见什么山的，只有树，只有绿，甚至连整树也看不清的，只是密密的树干，像在八卦阵中行走。绿，更多的是一种氛围，一种蕴积，一种感觉。张家界是国家森林公园，这大概就是它本身的含意。

渐登渐高，终于扭过几个“之”字升到半山。这时从树的顶梢和空隙中看到了山峰。天啊！哪里是山，简直是一件人工艺术作品。但艺术品哪有这么大，这样高，什么人又能造得出来呢？当地人和导游总是要附会出许多人性化的故事。其实张家界的好处就是人迹绝少。天下名山佛占尽。一般的山，特别是好山，总少不了庙的，而这方圆百里竟无一座庙，只此一点就证明它是自然的山水，并没有人为的歪曲和污染。陪同的是张家界报社的小卓，我问这里有没有庙，她说：“哪有庙？有土匪。”说得极妙。湘西曾是有名的土匪窝。

当走到南天门时，迎面是几座独立的山峰。你说像石笋、石塔或者棒槌都行。承德有一个棒槌山，许多人争着去看，但怎么能与这个比呢？难以理解，山怎么像树一样是从沟底里长出来的呢？在黄土高原上，我们见过那些被洪水切割的沟壑和凑巧留下的土柱、土笋，这好理解，我眼睁睁地见过水是怎样切割、冲击土块和泥沙。但这里是石头啊。张家界的美，就在它的山峰是各自独立、千姿百态的石峰。待登上山腰，钻出杉树林后，你就可以移步换景，一步一步地欣赏了。它所表现的，主要是伟岸、挺拔、奇险，以瘦硬、孤傲、冷峭偏多，偶有片状的，就很薄，侧看如纸，好像手指一弹就可弹出一个洞。这是由于几亿年洪水对沙石岩的漫漫冲刷造成的。山石不像北方的太行山，是竖纹、壁立，而是横纹。所以有的峰岩简直是一摞叠着的纸牌，或是一摞叠着的铜钱。这叠摞当然是很随意的，像赌局刚散，人去牌留，随手将牌码在那里。这是从来没见过的景。随着登高，总在想，这山是怎么造出来的。说是南天门，其实哪有门，是一座天然的石拱。我们门下小憩，面对山下一片石笋，笋上点缀着青松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登到石寨的最高处看山，群峰朝宗。这时你再看就很清楚了。一条莽莽苍苍的大壑，壑沟中许多山峰如驼群赶路，昂起他们的头；又如帆船出海，于烟雾缭绕中挂满了帆，逶迤而来。这山不管是半腰着树，也不管它状似塔，似柱，似笋，它们的峰顶基本在一条水平线上，像一座没有造完的桥留下的桥墩。想当年，这里是一片石原，广袤千里，如现在的戈壁沙滩、黄土高原。洪水就这样鼓起潮，推起浪，如锯拉刀砍，斧削锉磨，日夜不停地加工，终于寻见一条细缝，然后一个浪头钻进去，轰然一声，啃下一块石头。就这样浩浩荡荡、轰轰烈烈地造山。现在黄河的壶口瀑布不就是这个样子吗？登张家界，你首先感受到的是自然的伟力。但在这样的大破坏、大再造之后，生命又立即去占领它。便是最高处，迎风的硬石头上也能长出青松来。山

顶有一株株探出崖外的老松，人们争着去照相。背景是万山如画，峰立如壁，这时你又想到底是生命对自然的征服还是自然对生命的孕育，这是一曲自然力与生命力的交响曲。

五月一日　张家界—天子山

今天登天子山。

因为昨天登黄石寨，上山八里，下山七里，又走了十二里的金鞭溪，一早起来，所有的人都腿疼腰僵得难以挪步。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，来张家界也许此生就这一次，所以众人还是鼓劲再登高峰。

天子山在登山途中没有什么好看的。直到登上山顶之后，才看到群峰隐现于雾霭霞光之中，千变万化，极为壮观。下山后又走十里沟壑，群峰如画，名“十里画廊”。惜路被洪水冲断，满沟卵石，常要分心留神脚下。“十里画廊”让我又一次看到了悠长岁月中，水是怎样切割出各种各样的山。不知万年之后张家界的山又会是什么样子。

五月二日　张家界—黄龙洞

上午看黄龙洞。因为在国内看过很多的溶洞，开始我真觉此洞意思不大，进去后才深感有必要一看。最大的特点是大。洞之高大，不可测，要用船进入。机船开十五分钟进去，然后步行爬坡，七上八下，不知何往。最奇的是中央大厅有无数石笋，有一根细如银针，快要长到洞顶。而顶上有两处，如天花板漏水，洒下细细的瀑布。可见有河就在我们的头上经过。本来连爬了两天的山，已经累得谈山色变，今天主人说好是再不会让大家爬山的，未想却在洞里爬上爬下。大家说这是明爬变成了暗爬。没有想到，水在外面造山，形成河，又到地下穿行，再切出洞内的山。洞里河山，风光无限。洞中有一巨石，形如手，呈“八”字状，据说这洞形成已有八亿年。

在张家界我们读的是自然，读到了什么呢？是自然力——水、风、雷电与火，是生命之力——林木、草苔、动物与人，还有无尽的时间，它们合作完成了一幅杰作。现代派的画家，先是用线条、颜料来表现思想，后来不能满足在平面上施展，就用木刻，用石雕，用铜塑，去占领空间。当艺术家正在这样一步步探索时，不知道大自然已经在这里创作了八亿年，而且用的原料是如此之多，空间是如此之大。

与其说我们从平地进洞，还不如说是到洞里去看山。因为我们下到洞底时，又开始绕着石笋、石柱上上下下地爬山了。当我面对六米高的“神针”石柱，看着天花板上簌簌而下的雨丝瀑布时，我想到了雁荡山的大小龙湫、庐山瀑布。在地上水聚水散，水流水渗，本是极自然的，但想不到这水竟偷偷地溜进地下来，竟又造出这样大的一个世界。自然艺术伸到地壳里来，从从容容地进行着它的创作。这有点像鼻烟壶的画家，不满足于在壶的玻璃外作画，到壶里面去反手作画，别出一种效果。世上没有神，没有上帝，可是我们要求解这自然之谜，只能先假设一个神、一个上帝。正像解方程式先假设一个 X 一样，到现在这个方程也还在求解的过程中。我们只能说是鬼斧神工、上帝之手。地球是上帝手里绣着的一个绣球，他一针一线地绣；又如雕琢的一个烟斗，一刀一刀地刻。我们看人工的艺术品，比如云冈石窟，造了四十年，乐山大佛造了九十年，惊异于那一代人、两代人、几十代人的功力。但比起这件八亿年的艺术品，人们怎么能不惊羡自然的耐心与执着呢？达摩修道面壁八年，不知他于沉沉黑暗中怎样寻觅一线光明。一切有志于悟道的艺术家，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启发。

五月三日　张家界—天子峰

今天登上天子山峰顶看后山，群峰簇拥，如士兵列队。岩壁，线与面相互变幻，如油画、国画两种画法并用。群峰于云光雾影之中尽情地舒展开去。忽一石之突，如油画之甩出一块颜料；那云烟缭绕，又如国画写意的随意一抹了。真感叹于人力的微小、笨拙。

山是要当作画来读的。要是把山局限于像什么，就如外行看画，说“画得很像”便觉是好。我在南天门，正欣赏那一柱天南时，一回头，后面之山似一幅美女出浴图，侧坐水边，低头抚水。急往前走几步，又不像了。像与不像全在你的联想，能调动起你平常储存的艺术形象，这便是审美，便是自然这位作者与你这个读者的交流。不识古文不能读唐宋，没有艺术修养的人不能读山水，或者读不深，读不出味。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祖祖辈辈居住着山民，却非要等到让外面的人来发现这山水，特别要让艺术家来发现，让黄永玉、陈复礼来发现。他们是能够读懂山的人。我在写泰山时说，许多读懂泰山的人，感受到它的浩然之气，下山后成就了他们的大业。这张家界每天约有二十万人上山，有没有下山后成其文业、艺业、政业的呢？沿途我就看见四五个手持速写本，于路边挥汗读山的人。□